

1934 年
创刊号-第 1 卷第 2/3 期



3 1591 0974 7

新刊

1934
5-1

卷1-3

贈閱請文換

創刊號

新化旬刊

類紙聞新為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記登請呈法依已刊本

●目價定預刊本●

角五(期八十卷兩共)年半

正元一(期六十三卷四共)年全

社刊旬化新：者輯編

會學化新：者行發

號九十三街斜東平北：處訊通

目要期本

論 寫在發刊之前……編者 古董

著 以階段的文化運動……靜軒

憲法草案中地方政制的述評……晏奉思

多事的一句……弋鳥

國際大事述評

一針見血

察東「安謐」……

九國尊重中國主權……

文藝 新鄉客意……博子

「滿江紅」——送春……汪成式

孤獨……心運譯

午夜朔風……蔚吾

學生生活

談談嚴格試驗

餘

寫在發刊之前

中國存亡問題的現階級，迄於今日也震撼了一般「麻木不仁」太國民的心靈，「欺壓」「凌弱」……以至極人世間不平之事，層出不窮地伴件打入我們的心坎，於是自謂有四千年未斷光榮歷史的誇大民族，也顯得張皇失措，素來認為最不成問題的問題——中國民族的存亡問題，驀然湧上心頭，感到這一個十足棘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尤其是「九一八」事件以後的一般知識份子（？）：於這個問題感覺頭痛之後，不容不作許許多多的推斷和解釋。

誠然，中國問題是多方面的，積數百年數千的積貧積弱，看來「百孔千瘡」，教我們從何處着手？妙呵！「宿命論的」看家法寶又該走運，那就是這個泱泱大族包可「化險為夷」，還可「萬壽無疆」的活下去樂觀論或必興論，以及「萬事皆休」，「決難倖免」的悲觀論或必亡論，不管這些結論建築在所謂嚴密的歷史分析上，抑為橫的方面之比較的研究上，就我們每天接觸的名言議論以及報章雜誌之類，儘管牠五光十色，花樣翻新，驚骨說，全都是在這裏兜面圈子，所以到頭來，「國難」還是「國難」，任你如何說得天花亂墜，還它一個「故我依然」，萬事無辦法



「今猶昔也！」

我們只要回轉頭來，往上看三十年，甲午以後的那般維新志士，等而下之，以至今日「當朝」的袁袁諸公，何莫非當時甚至於現在也確實博了許多人的喝采和同情，三十年來庇蔭在國際趨勢的局而下，到頭來，只落得以空言實禍，真是上當不小，我們換了這種大教訓之後，真該覺醒過來，就是強作解人的浮言濫調，實在是危險萬分，我們看到中國這個「毛病兒」一日不改，中國的危機斷無好轉之一日。

唉！我們在這個民族存亡千鈞一髮的時期，應該只有相對一哭！還有什麼可說呢？又配說什麼呢？老大衰朽的中國民族，若要伴免於滅亡，除了埋頭苦幹，實在不該說什麼，如果你一定要「多嘴」，那就只有打「嘴」！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話又說回來了，我們這個時期，還要寫文章出刊物，我想除了「哭梨禍棗」以外，更無好處可說。

不過，誰都承認中國問題是多方面的，中國如今日的積貧積弱，禍根所伏也確乎極錯綜複雜之至。認清眼前的事實，把住問題的核心，從淺近處着手，究不失為死中求活的奮鬥中之一個過程，因為我們感覺到，數十年來舉凡政治措施，教育制度，立法精神……一切先進國家所發明的新鮮玩意兒，試問那一件我們沒

有試驗過，可憐的就是奄奄垂斃的中國，受了這樣翻三復四的試驗，結果，落得民窮財盡，國將不國！所以認清當前問題的核心，把握中國現況的癥結，還不失為無可奈何中的較有價值的工作。不過我們得定下相當的界限，那就是：

第一 對於中國多方面的問題，予以多方面或個別的探討，全都以民族有亡為核心，因為我們深深覺得，中國目前的嚴重問題是一個復興中華民族的問題，是一個救亡的問題。

第二 要竭力矯正以往甚至於現在那種虛偽，好唱高調，好作結綸的毛病，糊裏糊塗的看症候，糊裏糊塗的開藥方，一點不顧到病人需要的是什麼藥劑。

第三 有健全的國民基礎。然後有健全的政治組織，已成為顛撲不破的定律，所以我們還要努力普遍高度的教育運動，提高文化的水準。

二三十年，五，八日

論著

現階段的文化運動

靜軒

文化是「精神與物質生活的總體，溝通智慧的工具，組織思想的利器」。個人的智愚賢不肖，民族的興替存亡，都是以文化水準的高低為基礎的。

中國與巴比倫，埃及，同為最古的文明國家，許多講世界史的人，都以此為起點，的確的，站在考古學的觀點看起來，現在號稱為先進國的歐美各國，在那個時候，只是些未開化的蠻夷戎狄，根本談不上文化兩字，現在呢，事實勝於雄辯：最古文明國家，滅的滅亡了，只剩下些文明古蹟，專供考古家唏噓憑吊，引作考古的資料，現尚存在的，也已淪為了半殖民地，供後進國家的宰割與擄取，奄奄一息，數十年來如一日，將來能不能夠脫逃巴比倫與埃及所遭遇的命運，恐怕誰也沒有把握。

我們稟考西洋近世的文化史蹟，便知道這種隨着存亡的分水嶺在那裏，同時我們也覺着異常的幸運，因為我們時至今日還能保存着世界問題一環的資格，還能够在國際舞台中佔一腳色，真是一件狠不容易的事體啊。

「誇大狂」，是我們民族的根深蒂固的積習，由來狠久，海禁未開以前緊閉着大門，在家裏玩玩古董，未始不可以，儘管人家一千里的外文化的道途邁進，我們有我們立國

北平圖書館藏

國際大事述評

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出四月十七日的對華新聲明以後，雖然看見英法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輿論機關，佔在各人的利害立場上，表示不少的自圓其說的反對濫言，但經過了日本一再聲明「決不防礙各國在華「門戶開放」和「利益均霑」的原則」以後，他們都自足的，無形中向日本帝國主義的挑釁舉動，掩旗息鼓了。

各帝國主義者，對於日本的妥協，並不是他們對於日本有任何方面的友誼存在，實在是他們都有不可告人的矛盾牽任他們的雄心，他們為要埋頭克服他們各方面的難關，只有暫時取一種放任的態度，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已透視了他們的苦心，不得不向中國狂吠了。

各帝國主義者遭遇的難關，既沒有解決的方法，國際政治形態，除日本對我積極壓迫外其餘的都沒有多大的變更。

之道，我們有我們的人生標準，我們是禮義之邦，海外蠻夷，何足與較！一直到甲午之役，帝國主義的大砲，把國人的迷夢驚醒了，於是乎維新志士便應運而生，把西洋的東西儘力運輸過來，政治上的改革在當時以至於現在確曾博得了許多人的同情與擁護，以為只要政治由君主專制改為民主共和，便一切都可以趕上歐美各國，甚至還可以凌駕於他們之上，可是結果怎樣呢？沙灘上建洋樓，不用說建築不起來，即或能夠的話，也是絕對不能持久的。所以人家行之有利無弊的東西，一到我們手裏，便弊竇叢生，毛病百出！可曾有人想到癥結在那裏？

我們覺得現在的問題不是「希望」有一個健全的政治組織，而是要問：我們為什麼不能產生健全的政治組織？換句話說，我們不要只管謾罵，最要緊的是要檢查我們自己，有沒有統制自己的能力？使不能夠把自己脫離奴隸的地位？打倒帝國主義，當然先要圖我們民族的復興，我們要問：我們有沒有這種精神？假如上面這些問題沒得到答案，而只研究原理原則，那不管怎樣說得鎮天價響，都是無用的，至多也不過騙騙人而已。

為復興中華民族，補救我們民族的缺陷，深入普遍的文化運動是非常必要的。但一時期有一時期的時代環境，一種運動的發生必須是適應這個時代環境的需要，才算有意義，才算不是「自動」，歐美各種主義（ism）的發生，都是因為先有某一個問題存在，各人解決的方法不同，於是乎便產生了各種各樣的主義，斷沒於單純地從事那種主義是好，那種主義是壞——超事實的探討的，我們現在作文化運動，也千切不要忘記了這一點，換言之，就是要把住問題的核心，方法儘管多端，目的應該只有一個，這一個問題解決，其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的。

中日事件種種

中日事件，是歐美帝國主義者，無暇顧及東方面產生的事件，日本要趁着這個機會，企圖獨佔中國，最重要的表現，是迫我「直接交涉」，據南京三日新聯電。日領須磨，二日訪晤汪外長，傳達前對華聲明之日政府立場，及日使有吉歸後，日政府所決定之態度，說明下列兩點，（一）日政府為確保東亞和平，擬急速進行解決中日兩國間之諸題案，（二）解決中日兩國間懸案，須依中日之直接交涉，不許第三國介入，至於直接交涉之內容，據倫敦二日塔斯社電：「每日導報」列舉日本堅持之要點如左（一）承認「滿洲國」（二）承認日本在華北之「特殊利益」，特別在北平，（三）中國未經日本允許，不得與任何國訂立借款合同，（四）中國為政治與經濟上之復興起見，得接受日本之援助與合作，（五）中國海陸空軍，均不得聘請外國顧問，（日本人除外）這與四月十七日的聲明，還是一而二，二而一，無疑的，日本要處於保護國的地位，在日本的計算，雖然不能完全達到目的，但至少也達到承認「滿洲國」，和「通車」「通郵」「設關」的最低奢望，日本為要迅速的達到這些奢望，必須迫我直接交涉，為要迅速的直接交涉，必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很明顯的，是中華民族存亡的問題。中華民族現在已經到了千鈞一髮，危如壘卵的階段，只要各帝國主義的利害關係得到均衡，指顧間便可把幾千年的文明古國變為朝鮮第二，試看「九一八」以後許許多多威脅我們民族生存的事實，那一樣不是因為國際的矛盾無法協調，我們始得到苟延殘喘，最近日本獨霸東亞的聲明一提出，各國羣起而抗之，這事在表面看來，好像公理還在人間，其實最痛心的，莫過於此！自己的生命還得他人來代為保護，已經不是一個獨立自由的人，而失掉了爲人的人格，何況「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所反對的目標是「獨霸」，而不是威脅我民族生存的狂妄舉動啊。所以我們要圖中華民族的生存，惟一的方法，就是自身的努力，現階段的文化運動就必須以這種努力爲牠工作的目標，此外還須注意下面幾個原則：

一、必須是民族化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就是必須以民族的生存爲前提，「大而無當」以及「張冠李帶」的方法，可以擱在一邊，先求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平等，至於政治，經濟，社會諸種制度之改革與創制，是屬於我們國內的問題，我們儘有機會去研討，大可不必在這個敵人登堂入室的時期，內部起鬧，而予敵人可乘之機。這並不是忽視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之改革，不過無論如何，必須以不妨碍中華民族的生存爲條件。

二、必須是自覺的。——就是說，必須是適應目前中國環境產生的一種運動，是自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是自己統制自己的，而不是受他人統制的；是國產品，而不是舶來品。

須「雙管齊下」的在「華南」「華北」「國際」各方面，暴露他的焦山外交，於是分爲多方面的步驟，**華北方面** 日本在華北的企圖，除了分化關內的軍事首領外，最大的經營，是扶植若干「傀儡國」，其計畫是以（一）察綏及內蒙爲「大元國」（二）寧青陝甘爲「回國」（三）新疆爲「東土耳其共和國」同時積極增加偽國實力，關內招募貧農，增編偽軍的事，時有所聞，對於西蒙方面，則設法拉西蒙王公，并在林西設立特務機關，以盛島爲機關長，在戰區與平津附近，每日均有飛機來回偵查，或者野外演習，藉口挑釁，只要留心新聞記載，無日不

在風雨飄搖中，**華南方面** 據香港二日電，

沙面消息：「日人決于一二月內，向華南有所動作，先謀奪馬尾，廈門，作海軍根據地」，等，如果說這個消息不確，這裏我可以舉出兩個證明！一、福州二日電，日台灣總督府之兩華會議，決下月東（二）日開。僑團日台民大會，在臺灣公會集會，商提案，將由日領大佐美渡帶往。二、福州三日下午七時十分專電，據某日人談稱：台灣總督中川召集閩粵日領舉行「對岸會議」，會期自六月馬

三、必須是集體化的。——就是說，必須緊切地聯絡各個體，統一各個體的意識，在一個共同原則之下，向着一個共同的目的進行，而一洗以往「一盤散沙」，「各自爲政」的毛病。

四、必須是生產的。——也可說必須是合理化的，耗費一點人力和物力，必收得一點實際的效果，爲着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努力實際的社會工作，動員全中華民族，使人具備生產的技能，斯人人有謀生的工具，一洗已往養成高等消費階級的積弊。

上面是幾個籠統的原則，我認爲非常重要，所以特地提出來，以供作文化運動的人們的參考。至於怎樣才能實現這幾個原則？乃是組織技術上的問題，下次再行檢討。

廿三年，五，六日

憲法草案中地方政制的述評

晏奉思

我要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的理由：(一)憲草全文，差不多都已給人家批評過，惟于許多的批評文字內，以「地方政制」爲批評對象的，殊嫌太少，或略而不詳；所以專文述評，似爲必要。(二)地方政治，是全國政治的基礎，欲求全國政治的修明，必有待于地方政治的建樹；而地方政治能够建樹與否，雖大半是屬於人爲的事，實亦至有關係于制度問題，然則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地方政治制度？憲草中的「地方政制」，是不是完善與健全？却也大可值得研討。(三)縣既爲地方自治單位，那末今後應如何發展地方自治，其責任是極重大，而其與人民的關係也是很密切的，在自治的開始或進中，每個人民對於自治意義，應有相當的了解；尤其對於地方政制，首先須得個機會去加以輪

(二十一日)起共三天，討論實行對岸各關係事業，主要者爲：一組華南商務聯合會，二消滅閩粵排斥日貨運動，三發展日在沿海漁業。(按即施行經濟壓迫)又聞福州日領，電外務省，請增派武裝警察，分駐閩廈，並請閩省府取締挑撥中日情感之福廈(門)報紙。旅閩日僑，及台灣人，東(一日)在倉霞洲台灣公會，集議華南「對岸會議」提案，日領宇佐美亦出席，戒備甚嚴，議案未詳，決交日領帶台提出。日特派員桑源草夫，本週可來閩。日本在華南種種不合常態的行動，就是說明他要擾亂華南的陰謀，不久可以實現，**國際方面**日本鑒于國聯與我技術合作的未來黯影，將由拉西曼於五月十四日，提出國聯行政院理事會作討論的中心，日本對於這個報告書，謂爲與日本所懷之對國民精神，有根本的不同，在同案不能救民之前提上，表示反對意見如下，(一)列國實行經濟援助，應視中國自身能否安定統一，否則必然失敗，(二)外國對華借款，必有助長中國內亂之危險，(三)中國得到援助，必對抗日本，同時又組織對華新財團，由日領須磨與日興業長行代表內田與三井代表金井熱協商，并由正金，東亞，三井，

廓的認識，今日我們這種頗重于地方性質的刊物出版時，個人意思，以為借此應予地方人民以這個機會才好；是以我的這篇文章，不但性質上相宜，苟因此而能對故鄉人民介紹一點關於新憲章「地方政制」的材料，則此文決非辭費。

基于上述諸種原因，不妨得憲章中地方政制一篇章于縣的條文，先行錄以介紹。

第九章 地方政制

(第一節) 縣

- (第一三九條) 縣為地方自治單位。(第一四〇條) 縣自治事項如左：(一) 全縣戶口之調查登記事項。(二) 全縣之地政事項。(三) 全縣之財政事項。
- (四) 全縣之交通水利及其他經濟建設事項。(五) 全縣之警衛治安事項。(六) 全縣之教育文化事項。(七) 全縣之衛生事項。(八) 全縣之保養生息事項。
- (九) 全縣公有財產之保管及整理事項。(十) 全縣名勝古蹟之保存事項。
- (十一) 其他屬於縣自治之事項。(第一四一條) 縣民關於縣自治事項，依法律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第一四二條) 縣設縣議會，議員九人至十七人，由人民直接選舉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第一四三條) 縣議會每半年開會一次，其會期以一個月為限，但遇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第一四四條) 縣議會職權如左：(一) 議決縣單行規章事項。(二) 議決縣預算決算事項。(三) 向縣政府建議縣政典革事項。(四) 對於縣長之彈劾事項。
- (五) 對於縣財政之審計事項。(六) 審議縣長交議之事項。(第一四五條) 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由縣民直接選舉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縣長候

台灣，四銀行代表發起，勸誘各國銀行加入，且擬催我「整理舊債」，承認「西原借款」，遂其破壞國聯與我技術合作之陰謀，實行獨佔金融侵略。

日帝國主義者在這一句間的活動，既如火如茶的狼奔豕突，希我政府當局速定對策，毋再蹈以往事先毫無準備，臨事便倉皇失措之覆轍！

(七島)



察東「安謐」？

七島

慣會投機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由「九一八」之夜，衝到了察東各屬以後，從他們的天皇一直到市井小偷，乃至乳臭未乾的三尺孩提，那一個不在聚精會神，抓住各帝國主義者「泥神下水，自身難保」的機會，開展他的整個滿蒙政策？那一個不想利用中國人「自私自利，割據自雄」的弱點，取察綏而為西侵的根據地？

選人，以經中央考試合格者為限。(第一四六條)縣長辦理自治，並受省長之指揮，執行中央行政事務。(第一四七條)縣長有違法或失職時，經縣議員四分之議決，得提出彈劾案，請縣民罷免之，該項彈劾案經縣民否決時，縣議會應即改選。(第一四八條)縣議會之組織，縣議員之選舉，縣政府之組織，及縣長之選舉，以法律定之。

我們看完了這些條文，對於縣的地位，縣自治應舉辦的各種事項，縣民權力，以及縣長與縣議會之職務和關係，都可以概括的認識明瞭，但是以一縣的「地方政制」，規定在九條條文中，內容有沒有忽略？是不是詳盡？老實說這似乎使我們是不大滿意的，例如「自治事項」與「縣政」兩樣東西，是名異實同呢？還是名實均異？假如「自治事項」就是「縣政」，那末，地方的事務，于自治事項外，當無其他縣政可言；在文字上求用語一致，使名實相符而不至發生歧義起見，「縣政」兩字，不如一律改用「自治事項」之為妥，如果視縣政為自治事項以外之事務，甚或認其為與自治事項不相關的事務，將尤令人懷疑，因為在一四〇條內將地方自治事項，已經具體的列了出來，在一四六條也明明規定「縣長辦理縣自治」，然則縣議會對所謂「縣政」再事建議者，究何所指？又何以再須賦予縣議會以此權？我們知道議會至隨便建議，職權澄使時，將不免為難縣政府；縣政府以自治事項尚忙於應付，可以有理由拒受此種建議，然結果又必至兩者衝突不容，果一旦發生了這種弊病，憲章上又有何方法以資補救？其次辦理地方自治，是需要巨數經費的；同時以地方經濟辦理地方自治，我們也得承認這是自治的一個原則；然而這兩點，憲章上都沒有規定出來，一四〇條內雖列有「全縣之財政事項」及全縣公有財產

自察東多倫沽源失陷以後，察綏的老百姓，那一天瞻仰紅太陽飛機，翱翔天空，那一天不看見日僞士兵，摧殘民衆。

可是我們的當局，偏是要再三再四說「察東安謐」，這真使我們有「大惑不解」之感！

再退一步說，誠如當局所謂「察東安謐」，但是察東多倫及沽源二四兩區，是否是中國的領土？日本佔了中國的領土，還能說是「安謐」嗎？

希望察綏當局，不要一誤再誤，要知道日本獨佔了中國，更沒有「割據自雄」的奢望。

九國尊重中國主權

七鳥

五月九日北平世界日報載，我國某公法學者，對於西南當局，及立法院會議，主張召集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于日本以嚴厲干涉一節，表示不贊同之重要談話，其大意是「英美各國，果有干涉日本之決心與力量，一年前即可實行，奚必待今日，九國公約，早因日侵東北即失效，英美向日訊問者，不過欲肯定其條約上同等權利」等語。

之保管及整理事項」兩款，但僅僅是講到財政的本身，而對於全縣之經濟建設，警衛治安，教育文化，以及衛生保養，生息等事項所需要的經費，其來源支付，究應怎樣，是很重要的問題，憲章上也應將其妥為規定才好，此外為一四八條內之各種組織與選舉，均謂「以法律定之」，這點也使我们不能不懷着疑問而對立法者的立法責任，覺得其未免跡近敷衍，這些都是憲章可以疵議之處。

然而這些不勝指摘的缺點，還是次要，還不是我們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憲章上關於地方政制有兩點最可值得注意的，我認爲是（一）縣在政治上的地位，與（二）縣民四權之行使。

（一）縣將是一個怎樣的地位？

地方政制以縣爲單位，以省并爲中央直接管轄之行政區域，這是政制上一種變更；軍人非解除軍職三年後不得爲縣長候選人，似又明明表示軍政分家，軍不干政，參看一三〇和一三五兩條以及第九章的標題以後，我們可以得着這種結論的，由於這種結論，我們又必然的想到省政的歷史及省制之今後趨勢，很明顯的，過去因省權太大，軍人把持省政，結果就釀成了各省的割據局面，顛連疲憊于省政黑暗下的人民困苦，而影響到民生國本的，更祇有令人不勝其悲傷慘痛，直至「九一八」以來，國家基礎的動搖，真不止如累卵的危岌了，國勢如此，統一當然是舉國一致的一種期望，解除困苦，也是人民的迫切要求，而謀國家完全自主，更是由于外予的可怕刺激，然而這些事實之成因，試求諸以往的史事，癥結所在，原因雖多；然豈非直接間接也因受了省權過大，省制不良的影響？苟今後之省權不加以限制，即省制不予改良，則所謂統一，將待何時？人民

看了上面這一段談話，誠屬針鋒相對的觀察，九國公約簽字各國，果有干涉日本之決心，爲什麼日本佔我東北四省，造成僞國，沒有看見他們出來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暨領土行政之完整呢？此其一，日本四月十七日之荒謬聲明，英美兩國，爲什麼始而提出責向，終於銷聲匿跡呢？此其二。

這點淺理由——當然還有其他的複雜關係，可以證明英美兩國的責問，不尊重中國的主權，而是維持各國在華之門戶開放商業機會均等的瓜分權利，但是我們的當局，爲什麼也仰承英美的鼻息，說些「隔靴抓癢」和「瞭糊民衆意識」的風涼話？假若沒有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英美帝國主義者，能够自動的撤回在華的一切權利嗎？？？

天下的老鴉一般黑，凡是帝國主義者，決沒有尊重弱小民族的主權的，印度與非力賓，不是一個很好的榜樣麼？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外援，而是我們自己的力量。五，九，

困苦何由解除，而國家危岌，將不更「伊于胡底」？然而這都不是時代所能容許我們的了，憲法應該是時代的產物，就是說憲法要有時代精神的表現，這次憲草能決然有一三〇，一三五兩條，和第九章標題的規定，可算是合乎時勢，是民情物議之所歸。

(未完)

多事的一句

弋鳥

——「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

一年一度的多事的五月，又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橫眉怒目的惶恐局面之下，掙扎着偷過了一句，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一方面企圖擾亂華南，迫我直接交涉，一方面對華組織新財團，破壞國聯與我技術合作。

「多事的一句」這一句話，在受慣了一切帝國主義者和共爪牙封建軍閥的威逼屠殺的中國民衆的印象中，早已成了他們的不安的警傷名詞，在短短的十日中，有十分之六，佔據了重重疊疊的「紀念」和「慶祝」的日程，在十分之六的日程中，除了全世界的勞働大眾，戰勝了布爾喬亞的「五一」和國民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先生，戰勝了北洋封建軍閥的「五五」之外，其餘的四個紀念，那一個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傷心史？

我們爲要清算這一句的革命事跡，爲要把這一個警傷的名詞——「多事的一句」傳播到廣大民衆的陣營，深深剗劃在他們的心坎上，只有不分畛域的把這些不同性質的革命事跡，跟着日程的順序，一幕一幕的節錄出來。

古董



『滿江紅』

——送春

汪成式

歲歲年年花不改
年年歲歲人將暮

拂拭殘花春去也，更無尋處才幾日，千紅零落，白髮無主，我欲多情追杜李，可憐才盡無佳句，最無端堪恨更堪悲，春不住，豈不念春歸去，豈不念花仍吐，念春光循復景色如故，歲歲年年花不改，年年歲歲人將暮，但開懷把酒細澆愁歌且舞。

新鄉客意

博子

男兒志在遠，撲被來中原；竟日吟斗室，舉目無可言。踽踽臨河畔，心同江水寒；低頭見清影，始覺行非單！信步隨所之，回顧何漫漫；太行吞落日，獨立風中看。離家曾幾時，驚心歲又殘；惆悵十年來，倏如指一彈。看看中年近，青春那可還？恩仇何日報，愛友與由歡！更復懷殷憂，不得匡時艱！

「五一」是這一句開宗明義的第一個紀念，誰也知道牠是全世界勞動大眾的勝利紀念日，牠是一八八四年發生的，那時美國芝加哥有組織的工人，爲要爭取「三八制」的勝利，在勞働組合及工人聯合的第四次大會裏，有兩個重要的決議案，一個是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的鬭爭，一個是以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爲鬭爭日。

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各大城市的勞動者，都實行廣大的同盟罷工，示威，所有鑛山和一切工廠的工人羣衆，都在這一天停止工作，參加這一次的總罷工，街頭巷尾，充滿了「實行八小時制」的呼聲，從此「五一」便成爲全世界勞動階級的紀念日。

一一 「五一」

日本帝國主義者，見到歐美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之平衡和中國革命勢力之日益高漲，唯一的過渡政策，只有羽翼中國封建軍閥勢力，一方阻止中國政治統一，一方鎮壓中國的反日運動，十七年四月牠着着國民革命軍由珠江流域突過了長江以北，馬上要翻過黃河，直搗黃龍，影響無在華北虜略到手的一切利益，不得不洗掉牠的粉面，甘冒不韙的和國民革命軍發生直接衝突了：

十七年四月間，北伐軍到了山東臨城，滕縣，鄒縣，嘉祥，鄆城，魚台等處，濟南形勢危急，日本田中軍閥內閣，遂于四月十七日閣議，令青島陸戰隊登陸，同時派巡艦兩支，驅逐艦四支來華，又于十九日閣議出兵。

(一) 派福田統率第六師團五千人赴青島。

(二) 駐華步兵三旅，開赴濟南。



孤獨

Miguel de Unamuno 著
心 運 譯

我愛爲羣衆，這愛悅使我從他們跑開，在跑開他們的時候，我去尋找他們，不要以爲我是個厭世者，惟有厭世者才喜歡同人們交際，正因爲這樣可以滿足他對於他們厭惡與輕蔑的心理，愛好是生存于回憶與希望之上的，厭惡則純靠現實來培養。

那末，讓我跑開社會，逃遁到那幽僻的鄉村，從它的心的深處及我自己的靈魂中，去尋找人們的侶伴吧。

人們只有在孤獨的靜態中，彼此會心默識時，才能感覺到他們是真正的兄弟，從隔壁透過來的你的隣人的隱約的呻吟，穿刺着你的心，必然地比你當面對你訴說時，來得深刻，我記得而且永遠不會忘記，我曾躲在一個避著地方過了一夜，一夜整個兒被一種微弱的嗚咽聲守住未曾合眼；那是從一個隔壁臥室裏傳來的，小心地，緩緩地，似乎爲

(三) 駐津日兵共中隊，開赴濟南。

日軍抵濟後，速將商埠佔領，各綽路口，均用麻袋建築堡壘，禁止北伐軍通過，沿商埠各要隘處，均置有重炮機槍，慘殺行人，中國軍民憤激萬分，北伐軍於五月一日晨完全克復濟南，八時對峙第一軍第二十三師開入商埠，十時，十一路總指揮方振武率部抵濟，即分謁日領西田一及日旅團司令齋藤等交涉撤防事宜，不獨毫無結果，竟將交涉員蔡公時及署員勤務二十餘人，均於三日，擅行慘殺，我軍憤不可遏，實行與日軍正式抵抗，一方繞道克復張庄辛庄，斷絕敵人退路，田中軍閥，復派第三師團到濟，將濟南全城，用大砲猛攻，并以飛機拋擲炸彈各機關學校商店及重要建築物，均被炸成灰燼軍民死於砲火者計四千餘人之多，日本軍閥，希圖諉卸，硬將肇事禍首，諉之我方，竟由福田提出下列條件，限我方於十二小時以內答覆，其條件如下。

1. 懲辦殺害日人之華方軍隊的高級長官，
 2. 解除行兇南軍的武裝，
 3. 在南軍統治下，停止一切反日宣傳。
 4. 駐張庄辛庄之南軍，須在十二小時內撤退
 5. 濟南及膠濟路兩傍二十華里內，禁止中國軍隊屯駐。
- 日帝國主義者在濟南這一次屠殺案的結果，是糊糊塗塗的以「不了」了之。

三 「五四」

「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九年，就是歐戰結束，各帝國主義者在巴黎和會舉行分贓會議的那一年，到現在是第十五年了，這次運動，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之具體表

得怕驚醒已入睡的人們，很想將自己抑住，那嗚咽聲的發出者是誰，我不知道，它顯然失去了個別性，使我幻想以為從夜的寂靜的本身發出來的，彷彿這就是夜的寂靜在悲嘆着；而且在一剎那間，我竟致作夢似的認為這即是從我的心的深處浮現出來的哀吟。

第二天離開那裏，沒有調查確實誰是那受苦者及所以受苦的原因；但我自信，我對其他任何人從來沒有這樣同情過。

只有孤獨能揭穿隔離我們的羞澀的外衣；只有在孤獨中我們能尋獲自我；在尋獲自我的當兒，從而找出了在同一孤獨中的我們的兄弟們，請相信我的話吧；孤獨能使我們結合，正同社會能將我離開，假如我們不知道怎樣去互相親愛的話，那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怎樣去守孤獨。

只有在孤獨中，當着那在我們中間及我們與上帝間隔離着的外衣已被揭破的時候，我們才能真實地對上帝吐露我們的秘密；只有在孤獨中，我們的心才能與大自然的心相應；也只有孤獨中，那至高無上的懺悔的聖歌，才能從我們的心弦上奏出。

世上沒有比你同你自己間的會話更來得真實和誠懇的；這會話只當你是一個人時才會開演，在孤獨中而且只是在孤獨中，你才

現，牠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和封建軍閥之出賣民族利益，爲第一步鬭爭的武器，牠雖然沒有得到完全的勝利，可是「五四」運動以後所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和反帝反封建勢力的民衆運動，都是「五四」運動爆裂出來的火花。

當歐戰爆發之始的民國四年，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歐美帝國主義者無暇東顧之時，壓迫袁世凱軍閥政府，簽訂二十一條亡國條約，即一年一度的「五七」紀念，和「五九」紀念事件，聰明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恐深其在華獨佔的利益，激動歐美帝國主義者的反感，於休養生聚之後，爲不利於日本之行動，遂乘參戰各國精疲力竭的機會，拿出中國政府「欣然同意」的理由，在分誠會議席上，分得各帝國主義者承認其在華所得二十一條的權利。

那時中國政府，是北洋軍閥領袖段祺瑞所那翼的徐世昌，虛擁政權，當然，他們爲要維持反動的統治政權，只有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面前，奴顏婢膝，無疑的是準備在巴黎和約簽字，於是北京各校學生，於五月四日晨，集合三千餘人，反對巴黎和會簽字，舉行外交上的示威運動，并火燒親日派官僚曹汝霖住宅，痛毆駐日公使章宗祥，是日下午，天津商學各界，均起而響應。不數日，蔓延全國。

四 「五五」

「五五」紀念，是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於廣州，根據臨時約法，爲反對北京封建的軍閥政府的一種革命手段，那時正是民國十年五月五日，也就是哄動一世的護法運動，到現在，已是十三週年了。

辛亥革命之役，本是一種「反滿」的種族革命，當時革命運動的本質，尙沒有堅強

能够將你自己當做一個隣人看待，你才能够不希望去從你的那隣人身上找出另外的「我」來。假如你想學着去愛他人的話，只消你退回到你自己的懷裏。

人是有着「不可入性」的，精神同肉體一樣，彼此的交通，只恃一點表皮的接觸，不是心心相應，更談不到水乳交融。

大部分的人，自我看來，只是一羣骨外肉裏的甲殼動物，記得在某書裏，有一段說及人類如果不幸而賦形如蚌，要應用那蚌的感官時，是一件何等糟糕的事，我看完之後，不禁愴然對自己說道：「這件糟糕的事，我們實際上已遭過了，我們通是一些可憐的緊鎖在硬殼裏的蚌子了。」

只有詩人是例外，他們的肉與靈魂，能够從這層硬殼透露出來，我們的呢，也有透露的時候，那就是悲哀或喜悅之極的時候，那時候我們都變成詩人了。

因此之後，我相信我們人類最急切需要的，是一種像籬米似的彼此的摩擦，藉這種摩擦，看是否能打破那層硬殼，是否能使我們的靈魂透露，是否能將我們結合籠來，及是否能把我們的精神鑄成一塊。

可是很可慮的，憑着以往的經驗，這類的摩擦，恐怕不能打破那些硬殼，相反

的組織基礎，為時不幾，革命的政權，仍落在封建軍閥之手，革命黨人所賴以反對軍閥政府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七章五十六條，遂於民國三年被袁世凱御用的新約法廢止了，治黎元洪繼任以後，雖經宣布恢復舊約法，然大權旁落，無裨實際，民國六年，復辟事起，黎元洪被迫而解散國會，及段琪瑞消滅復辟之變，重握政權，另行召集御用的新國法，為阻止恢復舊國法的工具，這是「五五紀念」的因。

那時護法運動的聲浪，掀動了華南半壁，雲南督軍唐繼堯發表通電，擁護約法，孫中山先生，亦自滬赴粵，參加護法運動，經非常國會選舉，就任軍政府大元帥，嗣因政學系把持軍政府改組，孫先生離粵赴滬，民國九年，陳炯明自閩攻粵，驅走桂系，又迎孫先生返粵，十年四月，舊國會議員，復在廣州召開兩院聯合會，議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定於五月五日，宣布就職，這是「五五紀念」的果。

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當時雖然受了陳炯明叛變的影響，不能貫徹其北伐的功勳，但是在反對非法大總統徐世昌的過程中，實為適合革命需要的一種手段，這在歷史上，當然有其不可淹沒的價值。

五 「五七」和「五九」

說到「五七」，「五九」這兩個紀念，本來是同一的一件喪權辱國的國恥紀念，所以把牠結在一起，在這裏，我們應該根據血腥的教訓，檢查這一個國恥的本質，才不失去掉紀念的意義。

誰也知道，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方法，是一方面用「上帝」「慈善」「文化

而增加他們的堅度，他們好像田中的穀粒，越摩擦越強硬起來，這也許由於摩擦這運動太激烈的原故吧，我想，光只摩擦是不行的，必須是碰擊，我討厭對人們取旁敲側擊的態度，我喜歡同人們迎頭直碰，如屬可能的話，最好將他們裂成兩段，這是我認為能效力於他們的最好工作，而這工作的最好準備，就是孤獨。

這是何等淒慘的事：我們的交通，必得依靠外殼的接觸或至多摩擦的這個方法，可是，我得信，在孤獨中，那層硬殼能不假外力的自然而然的虛弱下去，直至牠變成極稀極稀的薄膜，可以滲透作用，這就是我認為孤獨能促進人類真正交好的理由。

人類的結合，有兩種方法：一是將所有不同之點除去，一是把它們溶化，由前者的方法，每個人摒除自我之見，不將事物看得對自己特別重要，不再隱瞞平常認為對人家不可公開的事情；這麼一來，剩下的，便只是一點兒可憐的極普通的常識 (Common sense) 了，但若用後者的方法，將各人的奇思怪想以及各種各樣的偏見，鎔冶於一爐，由鎔冶的結果，所得的便是人類的意識 (Human sense)，這種意識，即在富有意識者的眼裏，是不會太平凡可厭的。

「種種烏煙瘴氣，麻醉文化落後的民族，一方面又準備「砲艦」，「飛機」，「坦克車」保護他們的廉價商品，和過剩的資本，榨取生產落後國家的利潤；同時又扶植落後國家的封建統治階級，作他們屠殺民衆的槍子手，誰也知道中國的統治階級，爲要消滅革命的勢力，爲要維持他們的統治，爲要延長他們的榨取，只有肩胛諂笑的藏在帝國主義者口袋裏，放出「寧贈外人，不與家奴」的哀音。

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的前途，既然都是站在同一立場，製植他們的墳墓，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趁着歐洲各帝國主義者的衝突極端尖銳，無暇顧及東亞的良機，企圖把整個中國，挾在他的腋下，生吞活剝，但又顧及中國民衆的反抗，和世界輿論的攻擊，又計出萬全，利用袁世凱作他宰割中國的幌子，恰好，那時的袁世凱，正在百官勸進和民衆反對的激浪，迷戀着「皇帝之夢」就決然的假借外援，決然的出賣民族利益，換取日本帝國主義的聲援，消滅國內的革命勢力，圓成未完的「皇帝之夢」。

那是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的事，日本帝國主義者，左顧右盼的結果，知道這正是宰割中國的千載一時之機，霹靂一聲，提出所謂第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軍閥政府，承認簽字，同月二十六日，又提出修正案，老奸巨滑的袁世凱，明知喪權辱國的醜行，必不見容於國人，一方面慚愧作態，未敢遽予接受，一方面嗾令曹汝霖暗送秋波，表示有承認之可能，於是五月七日之最後通牒，接踵而來。

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在中國外交部，向外交總長陸徵祥，提出最後通牒，迫令中國政府，承認第二十一條，限二十四小時答復，否則兩國兵戎相見，這末一來，袁世凱才找着自解於國人的途徑，頂着「迫不得已」的卑經，不顧一切的於五月九日午前，向日使致送答覆書，書中詳述爲「維持東亞和平起見，對日本要求，即行應諾」并「請日本公使，定期惠臨外交部，修正文字，從速簽字」亡國的「中日協約」竟斷送在「維持東亞和平」和「從速」的八個字上，於同月二十五日正式簽字了。

「五七」「五九」是我國外交史上空前前的慘敗日，是中華民族不可洗刷的國恥日，我們紀念這兩個國恥，不要忘掉了紀念牠的意義，尤其不要忘掉他開發了中國民衆反帝反封建勢力的前途，他散播了「五四」運動的花火，他掀起了「五三〇」運動的巨濤，

人們的思想，往往蘊而不吐，不僅不肯對人吐，即對自己亦不肯吐；有的竟想法惟恐避之不遑；一若這其中有什麼危險或於己不好意思似的，可是一當你是一個人時，這種局促不安的心情便消逝了，故惟有孤獨者才能衝破一般心理的障礙，說出他人所說說而不敢說的話；惟有孤獨者才能自由地想出一切的事情，而以道出分明地蘊藏于他人心裏而故裝作不使人知的隱衷，博得高聲的驚嘆。

循着以上的話，你不難推想孤獨是一個何等偉大的傳播人類交誼種子的學校，及認識我們有時候必須離開人們以便對他們多所効力這一個千古不磨的真理。

二十三年三月十日

午夜朔風中的喚賣

聲 蔚 吾

——故都回憶錄之一——

若是她已離塵世了，祝她在天之靈永遠安息了；若是她

還存在呢，祝她在人間享受着比前愉快的生活。

——高爾基

我們只有踏着「五四」「五三〇」的血路，展開更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鬭爭。

「多事的一句」在前面已經翻來覆去的說過了，這裏還要補充的，就是今年五月「最多事的一句」，日本帝國主義者跟着他四月十七日的對華新聲明，企圖擾亂華南，迫我直接交涉，和對華組織新財團，無形中反對國聯與我技術合作的橫生枝節的幾個嚴重問題。

達觀的人們，以為歐美帝國主義者在華利益均勢的局面，決不能讓日本有獨佔中國的可能，這完全是一種徼倖自殺的見解，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獨佔東北四省和在戰區以內這幾年的暴行以後，始終沒有看見一個大胆的給予日本以實際的打擊，四月十七日的對華新聲明，雖然英美帝國主義打了幾個隔靴搔癢的抗議電報，但這還不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一樣的溫言麼？只要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破壞利益均沾的野心，他們又何樂而不做個順水人情？

「多事的一句」，固然是我國過去喪權辱國的生死關頭，尤其是今年五月「多事的一句」，更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趁火打劫的生死關頭，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歐戰爆發，迫我簽訂二十一條，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歐美經濟恐慌，搶去東北四省，一九三四的歐洲軍餉問題，陷於死境，法德衝突，日益尖銳，在太平洋威脅日本三年的美國帝國主義者，正在努力復興運動，改造內政，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乘火打劫的良機了。

根據過去的經驗，不得不令我們發生朝不保夕之感，我們為要渡過這一難關，不要在「多事的一句」以後，又添上不可思議的國耻，只有從這一句起自發的英勇的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才能突過日本帝國主義者趁火打劫的危機，才能洗刷「多事的一句」的一切國耻！

一九三四，五，十。

我本善感多愁，那時的心境却沒有現在的粉亂我也沒披着「愉快」的大氅，也沒穿着「憂愁」的襯衫。維持的煩惱屈子的憤懣（Aasmennon）的憤怒，以及季子的抑鬱……這些都只是張三李四的裝飾品，我那時的一顆質樸的心還沒有福分享到。我雖也有過去的悲哀，但已深深地埋到了心底。那時的我，正像郎佛羅（Longfellow）在他的「人生之歌（Psalm of Life）」裏指示我們的，不信任「未來」，不管是怎樣光明的！讓已死的「過去」掩埋了一切已死的！內秉着良心，上憑着天帝，只在現實的「現在」工作着！這樣，我白天裏吃了幾個鍋貼，晚上腸胃裏起了雷鳴，我還在埋首案頭地工作。

從一條S形的椅子胡同進去有一座古舊的王府，這便是北大第四寄宿舍——也就叫四齋。這裏面有好幾個庭院，房屋都是宮殿式，因為加了一番修葺與粉飾，倒失去了故宮的一種雄壯美，彷彿是一個宮女卸去了她的古裝而穿上了摩登的旗袍使人看着失去了一種肅然起敬的情懷，但嫺本來那種貞靜與嫵媚的姿態，畢竟是掩不住地流露了出來。而且這是一個僻靜的所在，我又住在裏邊的院子，所以我總覺得一種靜穆的空氣籠罩了全齋。我是與Y君同居一室，冬天屋子裏燒

了火爐，倒是熱烘烘的，頗有候門深鎖春闈暖室的意味。

是晚上十二點鐘以後了。齋舍的電燈已滅，我却點了一支燭光，在繼續着讀巢集詩集(The works of chaucer) 各齋共住百來位同學，這時大概都入了睡鄉，同居的 y 君也只有節奏的鼾聲在和着我的低吟。外面除了呼呼的風聲，是沉寂與黑暗統治了全宇。只有黯淡的燭光在我案頭顫動着，我自己的影兒還在陪伴我。

『漫漫長夜兮，萬物已安息，

(安息以養生，此乃自然之法律，)

唯吾獨醒兮，我已動哀思：

吁嗟乎，吾何沒落一如斯！

吾將何以解憂兮，有死而已矣，

彼人生之福祿兮，非復吾所冀！』

吟到了這幾行，燭火雖還燃着，我却不禁打了個寒戰，我不想再往下念了；於是捲卷默坐，伏案冥思着。

呀！是向何處傳來了這一聲清脆的呼嘯！聽！聲波慢慢地增高了！你曾否聽見過弄玉的簫聲？這聲調是那樣的曼長的！你曾否聽見過古戰場的鬼哭？這聲音是那樣的悽絕的！你曾否聽到過卓文君的白頭吟？這聲調是那樣的幽怨的！在這四無人聲的午夜，只這樣的一

種呼聲瀰漫了全宇；因朔風的狂吹，聲浪傳來還在不住地戰慄。一聲傳到我的耳鼓了，餘音還在激動着我的耳膜，又一聲已隨朔風在敲擊着我的窗格。這樣一聲一聲的，在嗚咽在哀訴，我的冥思是被打斷了；我抬起頭來，凝視着窗櫺一股熱氣衝到我的頭蓋骨上，又一陣寒戰振動了背脊椎；因為我的熱血一時在狂奔，一時又似乎凝定了。這樣感人的一種呼聲，我彷彿在那兒聽過；於是我陷入了重重的回憶：

——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這是清晨在一個萬籟無聲的深山中，我獨自牽着一頭牛兒，牛兒在吃草。我慢慢地來到幾塚坟前，這兒是這樣的靜，只我的心聲和牛的嚼草聲在合奏了。

To withdraw! To withdraw!

是怎樣描寫過的貓頭鷹的鳴聲，突從我頭上的葉叢中發出來，我猛聽得只覺得發抖，牽牛的繩子也抖動了；於是牛兒也莫明其妙的驚得舉起頭來，一會兒才繼續着吃草。貓頭鷹還在鳴着呢，我一顆童心却起了無窮的幻想……

回憶之幕又一重拉開了。

——這是十年前的事，那時我在離家七十里的一個縣立小學念着書。是一個暑假，

我同我的五弟(祝他的靈魂安息了!)從學校裏回家來。我們跑了一整天，離家還有十多里；天黑了，這一段路程中又沒有伙店，我們只好繼續摸索着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我們來到一個山谷中；這時從烏雲中漏出來了一幢朦朧月四邊的樹林依稀地顯現了出來。我們走到山谷中的一條石橋上，都疲倦極了，於是坐在橋上休息着。我坐着幾乎要打瞌睡了，這時突從左邊的樹林中發出了一聲聲微弱的慘呼，不待五弟呼喚，我已警醒了，循着聲浪看去，從樹林中穩穩射出一點幽暗的燈光來。這是甚麼聲音呢？我不禁湧起了一重重恐怖與猜度……

又一重重回憶之幕拉開了

——這就是三年前的事。也是午夜，在我的堂屋裏安厝着先父的靈柩，靈柩的四周都點了冥燈，堂屋裏被一種慘光照耀得也還明亮的。這時母親的哭聲停止了，只一個老僧敲着清磬，口裏念着經，率領着我們兄弟在繞棺匍匐着。這一種清幽的磬聲一下下敲痛了我的心，引起了無限的意思……

這又是甚麼聲音呢？這又是甚麼聲音呢？回憶之幕拉完了，我心頭只留下了一層薄薄的恐怖，我在迷惑地猜疑了。(未完)



談談嚴格考試

新生

……不管學期試驗，或學年試驗的前一兩週內，各科教授上堂的時候，學生照例是要要求出練習題目或指定範圍的。教授恐怕試驗的成績不佳，影響個人的聲譽，因此對於學生的要求，不得不表示接受，便拿起粉筆把他將來要試驗的題目和盤托出來，口裏說着：「你們抄快點吧！不然，被學校當局知道了大家不雅觀！」其實就被學校當局知道了也沒什麼了不得的。

同時與上面的事情比肩而起的，就是考試委員會。當局在開始試驗以前的幾天，照例要召集各系主任各科教授開會組織攻委會，舉凡各科試題，必經該會審查之後，方為有效，從表面上看來，這種辦法，可謂嚴格了；其實，各教授所出的題，完全離不了他出的練習題或指定範圍的範圍，攻委會是裝

新化旬刊

作不知道的。上堂的鈴子搖過以後，你看那成羣結隊嬉笑自若的同學們，手裏拿着文房四寶，口裏談着如何翻書，而且個個都變得來大腹便便的——因為挾帶講義或書本的緣故——大步踏入教室裏去，怡然泰然地在自己的號頭上坐着。等到試卷發下以後，只聽得滿教室「岔岔」作響；尤其是當學校重要職員來查卷的時候，這種聲音更加宏大而整齊，因各同學同時收藏講義或書本故也。各教室的監試員，他們在學校的權位都不很大，沒有權力干涉同學的行為，而且也不願意干涉同學的行為，甚至有干涉而反為同學當「哨兵」的——當辦事人來了時，報告消息之謂——這樣試驗的結果如非他是其愚不可及也之流，否則是有不及格的。

這樣，學校將成績報告教部，教部以此昭示國人，國人救死之不暇，那有工夫來管這等閑事！上下互相騙，嚴格考試云乎哉。

這一旬

由五月一日起
至五月十日止

七 鳥

▲日關東軍駐榆特務機關長儀我，借隨員視察平東各縣，并赴承德晤松井，有所商榷。

▲德國全國「勞働節」參加者二百萬人，

戈林希特勒均出席，日本勞働組合，結隊示威，紀念「五一」，莫斯科慶祝「五一」節，有轟炸機一百六十架，偵察機，瞭望機三百七十五架參加。

▲旅閩日僑及台灣人集議華南對岸會議。

▲宋子文飛蘭州。

▲日領須磨謁外長汪兆銘，轉達日態度，說明下開二點。(一)帝國政府，為確保「東亞和平」急于解決中日懸案。(二)解決懸案，應直接交涉，不許第三國干涉。

▲俄通訊社報告，英盛傳日擬對中國直接談判，「每日導評」列舉堅持之點(一)承認滿洲國，(二)承認日本在華之特殊利益，特別在北平，(三)中國未經日本允許，不得與任何外國，訂立借款合同，(四)中國為政治上與經濟上之復興起見，得接受日本之援助與合作，(五)中國海陸空軍，均不得聘請外國顧問，(日本人除外)

▲法各大報，評論日美戰爭前途堪慮，謂日對美宣言，僅變語調，以和緩目前空氣，并未否認而收回，其發表用意，似在誘探世界輿論，及英美趨勢。

▲日機一架，由瀨東經玉田至馬蘭玉。

▲巴黎晚報謂日將乘人不備，破壞九國公約。

▲英公布實行新稅率，影響我國云。

▲滬華紗廠因滯銷，大部減工，永安一二三廠，申新一廠，溥益廠，均每週開工五晝夜，布機停開夜工，統益等廠，每週開六日五夜，申新擬減少紗錠一萬五千。

▲覃振郭春濤同輸出國。

▲美軍部擬實行建築一千一百八十四架軍用飛機之計畫。

▲蘇俄與波蘭簽定展長俄波互不侵犯條約至一九四五年之議定書。

▲美遠東艦隊驅逐艦十一艘及砲艦運輸艦，由馬尼刺經港到滬，尚有各艦續到，齊集後，開往華北避暑。

▲北平市長袁良在頤和園招請外交團及平市名流二千餘人，舉行游園會。

▲遠東運動會選選手一行九十二人，由總領隊王正廷率領抵港。

▲日方擬由正金，東亞，三井，台灣，四銀行，發起組織對華新財團。

▲鄒魯反省，出席西南執行部會，報告與胡漢民商時局對策經過。

▲日侵略華北計畫，製造察綏及內蒙爲「

大元」國，寧青陝甘爲「回回」國（主持者爲川村狂堂）新疆爲「東土耳其共和」國。

▲英日棉業市場戰爭白熱化，英探限額辦

法，日將取消商業保障案。

▲宋子文偕朱紹良，參觀清真寺，及造幣廠等處，午飛西寧。

投稿簡約

- 一、本刊稿件除學會同人担任外，并歡迎投稿。
- 二、文體以語體文爲原則，須繕寫清楚，加新式標點。
- 三、如係翻譯請附原文。每篇以五千字爲限，特有價值之長篇論文亦不得超過一萬字。
- 四、鈞者有增刪來稿之權，如不願受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預先聲明而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來稿署名，聽作者自便，但須注明真實姓名及地址，以便通訊。
- 七、來稿一經登載，酌贈本刊或每千字致一元至三元之酬金。
- 八、來稿請寄北平東斜街三十九號新化旬刊社。

編餘

新化旬刊

本刊和讀者見面，在預定的期間上，是延緩了幾天，可是站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說起來，我們實在要告罪於讀者了，我們這個小寶貝的出世，在高瞻遠矚的人們，許不要算什麼，而在我們這一羣狂熱的朋友，却費了不少的心血與精神，希望讀者予我們以助力，使牠能發育健全起來，担負起時代的使命。

這次首先出乎編者意料之外的，便是投稿者之勇躍，不但量的方面可觀，就是質的方面也都到了水平線以上，只是篇幅有限，不能儘量發表，這點要請愛護本刊的朋友們原諒！

晏奉思君的「憲法草案中地方政制的述評」一文，過去批評憲法的尙少有人系統地敘述過，所以晏君此文，實可補足這個缺陷，同時也是我們從淺近處着手的意思。弋鳥君的「多事的一句」，在文化水準高度的國民，不消說，是沒有登載必顯的，但在我們似乎還有這個必要，尤其是預備到農村中去的本刊，更覺得急需這一類平常識，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氏知道還有所謂「國恥」。「國際大事述評」，已登載的不及原稿四分之一，這不是普通編輯先生們的剝削，而是無地盤容納的事實問題，要平均簡約，又恐略而不詳，所以索性把其餘的去掉了，僅保留中日問題的一部分，但我們以後仍是要平均論列到的。

(靜軒)

每週評論

北平察院胡同十二號

每份五分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西北春秋

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

每份四分五角五全年一元

勵新旬刊

北平海運倉十三號

每份三分半年四角全年八角

獨立評論

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
牙胡同二號

每份四分半年九角全年一元六角

出小報價錢，得大報實益

健報

社址：西單西二條八號
定價：零售每份一分至月三角

七種週刊

文藝，農村，婦女，兒童，社會問題，青年園地，國際，自然科學